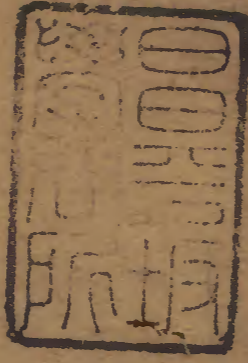


列女傳

仇十洲圖

十三四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959
冊數	8	( 3 )
函號	290	67





淺草文庫

別本傳卷之九

仇英實甫繪圖



陳嬰母

漢棠邑侯陳嬰之母也始嬰爲東陽令史居縣素信爲長者秦二世之時東陽少年殺縣令相聚數千人欲立長帥未有所用乃請陳嬰嬰謝不能遂強立之縣中從之得二萬人欲立嬰爲王嬰母曰我爲子家婦聞先故不甚貴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以兵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敗則易以亡可無爲人所指名也嬰從其言以兵屬項梁梁以爲上柱國後項氏敗嬰歸漢以功封棠邑侯君子曰嬰母知天命又能守先故之業流祚後世謀慮深矣詩曰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此之謂也



川下亭 卷五

四



川下亭 卷五

王陵母

漢丞相安國侯王陵之母也陵始爲縣邑豪高祖微時  
兄事陵及高祖起沛陵亦聚黨數千以兵屬漢王項羽  
與漢爲敵國得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嚮坐陵母欲  
以招陵陵母旣而私送使者泣曰爲老妾語陵善事漢  
王漢王長者無以老妾故懷二心言妾已死也乃伏劍  
而死以固勉陵項羽怒烹之陵志益感終與高祖定天  
下位至丞相封侯傳爵五世君子謂王陵母能棄身立  
義以成其子詩云我躬不閱遑恤我後終身之仁也陵  
母之仁及五世矣



雋不疑母

漢京兆尹雋不疑之母也仁而善教不疑爲京兆尹行縣錄囚徒還其母輒問所平反活幾何人卽不疑多所平反母喜笑飲食言語異於他時或無所出母怒爲之不食由是故不疑爲吏嚴而不殘君子謂不疑母能以仁教詩云旻天疾威敷于下土言天道好生疾威虐之行于下土也

汪 曰秦貴治獄之吏至漢而不衰刑餘周召法律詩書其負痛於囹圄含冤於狴犴者比比而是乃雋不疑之爲京兆獨嚴而不殘也揆厥所由而得其

母之賢體天道之好生以貞寬恤之教令京兆無冤民雖人臣以執法爲公而稍從未減亦秋肅中春陽也視彼鍛鍊周內羅織文致之吏霄壤懸矣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若果以深而弋公名以平而生後患則吾未見刑名之徒有加於德化之上也已





列女傳卷五  
楊夫人

楊夫人者漢丞相安平侯楊敞之妻也漢昭帝崩昌邑王賀卽帝位淫亂大將軍霍光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謀欲廢賀更立帝議已定使大司農田延年報敞敞驚懼不知所言汗出浹背徒曰唯唯而已延年出更衣夫人遽從東廂謂敞曰此國之大事今大將軍議已定使九卿來報君侯君侯不疾應與大將軍同心猶與無決先事誅矣延年從更衣還敞夫人與延年參語許諾請奉大將軍教令遂共廢昌邑王立宣帝居月餘敞薨益封三千五百戶君子謂敞夫人可謂知事之機者矣詩云

辰彼碩女令德來教此之謂也

汪 曰大將軍擅廢立主果有伊尹之志否乎雖云天不授命淫亂其心若昌邑者誠不足爲民主脫非然者吾備位宰相徒唯唯諾諾聽人之廢吾君而不知聽君之廢於人而不顧君亦安所賴若相相亦安所益於君楊夫人不內守梱參語外庭其所爲已謀則善而所爲君謀則左也謂其知事之機良然謂爲婦道所宜則愚不能知矣



嚴延年母

河南太守東海嚴延年之母也生五男皆有吏材至二千石東海號曰萬石嚴嫗延年爲河南太守所在名爲嚴能冬月傳屬縣囚論府下流血數里河南號曰屠伯其母常從東海來欲就延年臘到洛陽適見報囚母大驚便止都亭不肯入府延年出至都亭謁母閉閤不見延年免冠頓首閤下母乃見之因責數延年曰幸備郡守專治千里不聞仁義教化有以全安愚民顧乘刑罰多刑殺人欲以致威豈爲民父母之意哉延年服罪頓首謝因爲御歸府舍母畢正臘已謂延年曰天道神明

人不可獨殺我不自意老當見壯子被刑戮也行矣去汝東海掃除墓地耳遂去歸郡見昆弟宗族復爲言之後歲餘爲府丞所章結延年罪名十事下御史案驗遂棄延年於市東海莫不稱母賢智君子謂嚴母仁智信道詩云心之憂矣寧自全矣其嚴母之謂也

汪 曰昔商君臨渭論囚而渭水盡赤率有車裂之報此嗜殺人之大鑑也嚴河南故能吏而刑殺太過卒蒙屠伯之名其去公孫鞅無幾耳嚴嫗已逆識其必及於刑戮嚴拒而切責之其賢其智信足稱也然嚴嫗所出五男皆秩至二千石雖以萬石爲世所





秦羅敷

漢秦羅敷邯鄲女子邑人千乘王仁妻也仁後爲趙王  
家令羅敷出採桑于陌上趙王登臺見而悅焉置酒欲  
奪之羅敷善彈箏作陌上桑以自明其歌曰日出東南  
隅照我秦氏樓樓中有好女自名爲羅敷羅敷喜蠶桑  
採桑城南隅青絲爲籠係桂枝爲籠鈎頭上倭墜髻耳  
中明月珠細綺爲下裙紫綺爲上襦行者見羅敷下擔  
將髭鬚少年見羅敷脫帽着幘頭耕者忘其犁鋤者忘  
其鋤歸來相怨怒但坐觀羅敷其一使君從南來五馬  
立脚躡使君遣使往問是誰家姝秦氏有好女自名爲

羅敷羅敷年幾何二十尚不足十五頗有餘使君謝羅

敷寧可共載不羅敷前致辭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婦

羅敷自有夫其二東方千餘騎夫婿居上頭何用識夫

婿白馬從驪駒素絲繫馬尾黃金絡馬頭腰中鹿盧劍

可直千萬餘十五府小史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

十專城居爲人潔白皙鬢鬢頗有鬚盈盈公府步冉冉

府中趨坐中數千人皆言夫婿殊君子謂羅敷有辭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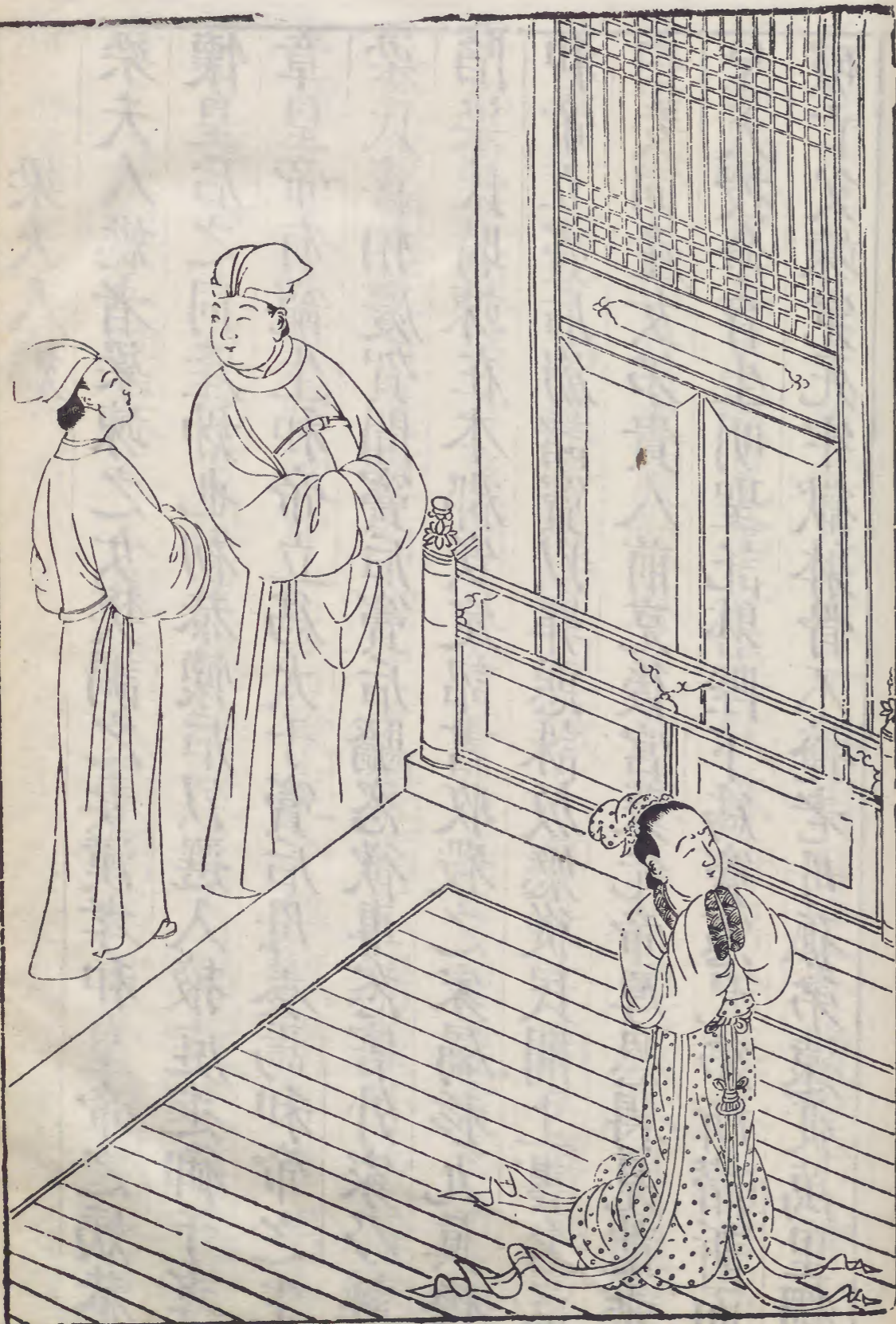
能完其節詩云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其從一而不貳

也非羅敷之謂乎

汪亦曰貞女不假人以色而冶容則誨淫秦羅敷

豈亦自恃其色思爲可悅其以一美爲人作春妍者  
哉何形之歌樂而言若是旣已致人之悅又求免人  
之汚幸而趙王猶顧名義故得從容佈辭託箏明志  
設遇強楚則秦樓好女專城美婦其禱趙宮之牀第  
不俟其辭之畢矣此與韓憑妻傳始事略相同而終  
迥異匪秦之節能高於何實趙王爲猶賢於楚也





梁夫人嫔

梁夫人嫔者梁竦之女樊調之妻漢孝和皇帝之姨恭懷皇后之同產姊也初恭懷后以選入掖庭進御于孝章皇帝有寵生和帝立爲太子竇后母養焉和帝之生梁氏喜相慶賀聞竇后竇后驕恣欲專恣害外家乃誣陷梁氏時竦在本郡安定詔書收殺之家屬移九真後和帝立竇后崩諸竇以罪惡誅放嫔從民間上書自訟曰妾同產女弟貴人前克後宮蒙先帝厚恩得見龍乘皇天授命育生明聖託躰陛下爲竇憲兄弟所譖訴而破亡父竦寃死牢獄躰骨不掩老母孤弟遠徙萬里獨

妾脫身竄伏草野嘗恐致命無由自達今遭陛下神聖之德攬統萬里憲兄弟奸惡伏誅海內晏然各得其所妾幸蘇息拭目更視敢昧死自陳父旣湮沒不可復生母垂年七十弟棠等遠在絕域不知死生願乞母弟還本郡收葬竦枯骨妾聞文帝卽位薄氏蒙達宣帝紀統史氏復興妾自悲旣有薄史之親獨不得蒙外戚餘恩章疏上天子感悟使中常侍掖庭令雜訊問知事明審引見嫔對上泣涕賞賜累億嫔旣素有節行又首建此事上嘉寵之稱梁夫人擢嫔夫樊調爲郎中遷羽林郎將恭懷后遂乃改殯於承光宮葬西陵追謚竦爲褒親

愍侯徵還母及弟等棠旣到皆封侯食邑五千戶君子  
謂梁夫人以哀辭發家開悟時主榮父之魂還母萬里  
爲家門開三國之祚使天子成母子之禮詩云世之不  
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此之謂也

汪 曰婦人從夫而貴乃梁夫人反得以貴其夫  
不寧惟是且令天子得母其母已亦得榮其父還其  
母而侯其諸弟一建言而開三族之利益可謂女中  
之魁然者矣然亦值可言之時遇可言之事故能感  
時悟主以克發家門竟之外戚覃恩而梁氏之權遂  
蟠據而不可解亦且柰之何哉



王司徒妻

王良妻者東漢大司徒王良之夫人也王良故居東海會司徒史鮑恢到東海過候其家良妻布裙曳柴自田中歸恢告曰我司徒史也欲見夫人良妻曰妾是也恢乃下拜歎息而還君子謂王良之妻已貴而能勤已富而能儉詩曰不素餐兮王良妻之謂也

注 曰昔臧文仲之妾織蒲孔子斥其不仁孟獻子不察雞豚畜牛羊曾子稱其知義公儀休為魯相而拔園葵去織婦夫非以在上者不當與民爭利耶負薪力田農夫之利也地官卿掌邦教家溫而食厚

祿而其夫人猶然自比於田婦無亦以田家之樂諷其夫之歸隱故不相從之官而其於自勞若是否則夫不家食而妻汲汲於治生非其分矣豈曰能賢



珠崖二義

二義者珠崖令之後妻及前妻之女也女名初年十三珠崖多珠繼母連大珠以爲繫臂及令死當送喪法內珠入於關者死繼母棄其繫臂珠其子男年九歲好而取之置之母鏡奩中皆莫之知遂奉喪歸至海關關候士吏搜索得珠十枚於繼母鏡奩中吏曰嘻此值法無可柰何誰當坐者初在左右顧心恐母云置鏡奩中乃曰初當坐之吏曰其狀何如對曰君不幸夫人解繫臂棄之初心惜之取而置夫人鏡奩中夫人不知也繼母聞之遽疾行問初初曰夫人所棄珠初復取之置夫人

奩中初當坐之母意亦以初爲實然憐之乃因謂吏曰願且待幸無劾兒兒誠不知也此珠妾之繫臂也君不幸妾解去之而置奩中迫奉喪道遠與弱小俱忽然忘之妾當坐之初固曰實初取之繼母又曰兒但讓耳實妾取之因涕泣不能自禁女亦曰夫人哀初之孤欲強活初身夫人實不知也又因哭泣泣下交頸送葬者盡哭哀動傍人莫不爲酸鼻揮涕關吏執筆書劾不能就一字關候垂泣終日不能忍決乃曰母子有義如此吾寧坐之不忍加文且又相讓安知孰是遂棄珠而遣之既去後乃知男獨取之也君子謂二義慈孝論語曰父

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若繼母與假女推讓爭  
死哀感傍人可謂直耳

汪 曰愚閱珠崖二義傳讀未及竟而涕泣漣如  
不能卒卷固知忠孝節義入人之易感人之深而垂  
風之遠也女孝母慈爭先就義彼關候者稍有良心  
能無感動有自耳反坐而不忍加誅焉者此雖婦人  
女子之事而大有繫於風教珠崖令惜逸其姓名而  
其後妻亦不識爲何氏女云





列女傳卷五  
趙苞母

漢靈帝時趙苞爲遼西太守使人迎其母道逢鮮卑鮮卑遂劫其母以攻遼西出以示苞苞號泣曰昔爲母子今爲王臣義不得顧私恩母遙謂曰人各有命何得相顧以虧忠義昔王陵母對使伏劍以固其志尔其勉之苞進戰破之母遇害歸葬母訖謂鄉人曰食祿而避難非忠也殺母以全義非孝也遂毆血死君子謂趙母不怯死以滅名禮曰事君不忠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趙母知孝道矣故能勉其子以成事君之忠戰陳之勇賢矣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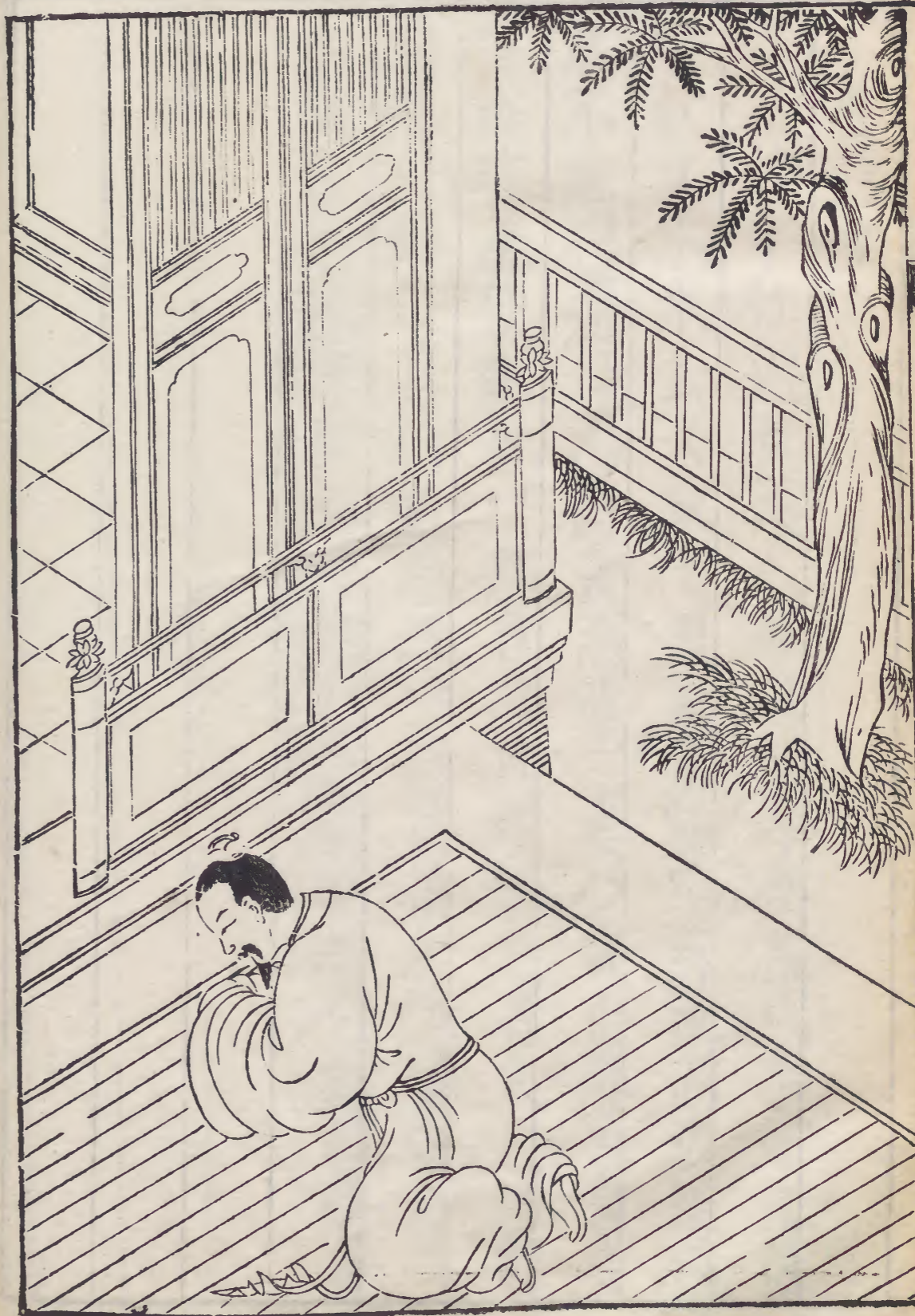
汪 曰義者宜也隨時隨事而制其宜也拘守膠執而不知變則爲非義之義趙苞守臣全母以棄城不可全城而弃母尤不可必何如爲宜哉愚謂鮮卑之來未必遽欲得城或質其母以要利耳可啗以利固不至於失城如其必欲得城而後已則權以城守之寄託之偏裨吾解印綬而歸吾無城之可要彼何爲空質一就木之老婦盖有母而有吾身母於吾則千金不易於彼則蟬翼猶輕彼雖戎貊寧復啖吾請乎不曲爲計徒以公義不顧私親遂致母罹鋒刃雖毆血下從奚贖哉以苞視王安國侯則賢惜矣其不





姜詩妻

東漢姜詩字仕遊廣漢人事母至孝妻龐氏事姑尤謹  
姑好飲江水水去夫家七里妻常雞鳴泝流而汲後值  
風濤不能得還母渴詩責而遣之妻乃寄止鄰舍晝夜  
紡績市玕羞使鄰母以意自遺其姑如是者久之姑恠  
而問鄰母鄰母具對姑慙感呼還其後舍側湧泉君子  
謂爲誠孝所感孝經云孝弟之至通於神明此之謂也



徐庶母

漢末謀士徐庶之母也賢而有智先主奔新野曹操遣將攻之徐庶時更姓名單福爲先主畫策以火攻大破曹軍操廉知庶計以計致其母逼令爲書招庶母不從母能書操因拘母陰使人習其書詐爲庶母寫書遺庶庶弗知其詐也見書大哭遂辭先主歸曹先主亦謂其有母命弗強留也比至謁母母怒其墮操計而奔順卽逆切責庶潛入臥內引繩自經死庶痛恨勺水不入口後庶雖終於魏終身不爲設一謀君子謂徐庶母不爲威惕不爲利誘傳曰教子義方弗納于邪此之謂也





京師節女

京師節女者長安大昌里人之妻也其夫有仇人欲報其夫而無道徑聞其妻之仁孝有義乃劫其妻之父使要其女爲中譎父呼其女告之女計念不聽之則殺父不孝聽之則殺夫不義不孝不義雖生不可以行於世欲以身當之乃且許諾曰旦日在樓上新沐東首臥則是矣妾請開戶牖待之還其家乃告其夫使臥他所因自沐居樓上東首開戶牖而臥夜半仇家果至斷頭持去明而視之乃其妻之頭也仇人哀痛之以爲有義遂釋不殺其夫君子謂節女仁孝厚於恩義也夫重仁義

輕死亡行之高者也論語曰君子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此之謂也





東海孝婦

漢東海郡有孝婦少寡無子養姑甚謹姑欲嫁之終不肯姑謂鄰人曰孝婦事我勤苦哀其無子守寡我老久累丁壯奈何其後姑自縊死姑女告婦殺我母吏捕孝婦孝婦辭不殺姑吏拷治自誣服具獄上府時于定國之父曰于公者爲縣獄吏法曹掾白言此婦養姑十餘年以孝聞必不殺也太守不聽于公爭之不能得乃抱其具獄哭于府中因辭去太守竟論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詢其故于公言孝婦不當死前太守強斷之咎其在此乎于是太守殺牛自祭孝婦塚因表其

墓天立大雨歲熟後于公之子于定國爲廷尉官至丞相封西平侯君子哀孝婦以誠孝蒙難不能自脫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此之謂也

汪 曰洪範列庶徵以僭則有恒暘之應刑罰政之大者尤不容有僭差也孝婦論死僭孰甚焉郡中枯旱厥應妙矣矧以致祭表墓而大雨隨降其感通之速不毫髮爽詎言庶徵之不足信乎于公爭其寃於先而雪其寃於後旣司契而高大其門彼前太守不識爲誰濫刑若是卒未聞其有果報也可恨哉



邵陽友娣

友娣者邵陽邑任延壽之妻也字季兒有三子季兒兄季宗與延壽爭葬父事延壽與其友田建陰殺季宗建獨坐死延壽會赦乃以告季兒季兒曰嘻獨今乃語我乎遂振衣欲去問曰所與共殺吾兄者爲誰延壽曰田建田建已死獨我當坐之汝殺我而已季兒曰殺夫不義事兄之讐亦不義延壽曰吾不敢留汝願以車馬及家中財物盡以送汝聽汝所之季兒曰吾當安之兄死而讐不報與子同枕席而使殺吾兄內不能和夫豕又縱兄之仇何面目以生而戴天履地乎延壽慙而去不

敢見季兒季兒乃告其大女曰汝父殺吾兄義不可以留又終不復嫁矣吾去汝而死善視汝兩弟遂以緇自經而死馮翊王讓聞之大其義令縣復其三子而表其墓君子謂友娣善復兄仇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季兒可以爲則矣

汪 曰事關夫婦兄弟之間信有難處焉者吾謂友娣之事當以吳季子爲法吳以札爲賢兄弟同欲立之約以次傳國於札及夷昧卒則國宜之季子者也札聘未還而王僚自立則已爲札之君矣闔閭弗是也刺僚而致國於季子季子不受曰爾殺吾君吾

受爾國是吾與爾爲篡也爾殺而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無已時也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此賢者之所處也當季宗延壽爭葬時友娣宜極力調停使不至相賊殺及田建坐死而延壽遇赦友娣不悉以兄之故致夫之死又不能以夫之故事兄之仇吾爲友娣計有去而不嫁車馬財物夫所云盡以遺已者則盡以給兄之後人而已紡績自給可以無死友娣死延壽益無可顧忌者耳何言善復兄讐



列女傳卷五

三十九



列女傳卷五



梁節姑姊

梁節姑姊者梁之婦人也因失火兄子與其已子在內  
中欲取兄子輒得其子獨不得兄子火盛不得復入婦  
人將自趣火其友止之曰子本欲取兄之子惶忽中誤  
得爾子中心謂何何至自赴火婦人曰梁國豈可戶告  
人曉也被不義之名何面目以見兄弟國人哉吾欲復  
投吾子為失母之恩吾勢不可以生遂赴火而死君子  
謂節姑姊潔而不污詩曰彼其之子舍命不渝此之謂  
也

汪 曰孟子有言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故可

以死則死輕於鴻毛而苟可無死則死重於泰山所  
貴析義之精而善處死耳節姑姊之死為殉君乎為  
殉親乎為殉夫乎愚不知此死何名者也兄子之死  
已無如之何矣奈何復以死益之所謂從井救人失  
之於愚視魯義姑姊事懸殊矣可同日而論乎愚謂  
其析義未精故蹈仁而死



川大傳卷五

四十一



列女傳卷五

梁寡高行

高行者梁之寡婦也其爲人榮於色而美於行夫死早寡不嫁梁貴人多爭欲娶之者不能得梁王聞之使相聘焉高行曰妾夫不幸早死先狗馬填溝壑妾守養其幼孤曾不得專意貴人多求妾者幸而得免今王又重之妾聞婦人之義一往而不改以全貞信之節念忘死而趨生是不信也貴而忘賤是不貞也棄義而從利無以爲人乃援鏡持刀以割其鼻曰妾已刑矣所以不死者不忍幼弱之重孤也王之求妾者以其色也今刑餘之人殆可釋矣於是相以報王大其義高其行乃復其身尊其號曰高行君子謂高行節禮專精詩云謂予不信有如皎日此之謂也

汪 曰嘗三復陶嬰黃鵠之歌未始不衰其志嘉其守而表爲婦孺之高行也乃今於梁而復見之梁之寡婦守節不奪其拒梁貴人之求也猶可言也至以天子之寵第而有伉儷之請鮮不以貴介而易生平惟其不然操守益堅自劓以絕其聘所爲卒致梁王之褒稱也斯行之高於陶有光矣



陸續母

漢明帝十四年楚王英以謀反連及太守尹興陸續爲  
尹興掾逮拷備受五毒肌肉消爛終無異詞母自洛陽  
來作食餽續續見拷詞色未嘗變而對食悲泣不自勝  
治獄吏問其故續曰母來不得見故悲耳使者大怒以  
爲獄門吏卒通傳不然何以知之續曰母切肉未嘗不  
方斷葱以寸爲度是以知之使者覈其實陰嘉之以狀  
聞乃赦續等還鄉里君子謂陸母質美而心存於正論  
語云割不正不食陸母暗合乎此矣

汪 曰尹興之被逮也不若穆生之見幾也無足

論也陸續任掾不能蚤爲興計至於逮拷備受五毒  
略無異辭以忠於興則何益矣陸母切肉嘗方雖云  
質美實有得於周太任妊子之教之一端云此而遵  
教則其他事必不越禮母正則其子必不邪義方有  
教於茲驗之其得赦還鄉不爲倖也



徐淑

秦嘉字士會隴西人也爲郡椽其妻徐淑以疾還家不獲面別嘉作詩贈別淑答之其末云憾無兮羽翼高飛兮相追長吟兮永嘆淚下兮沾衣後嘉又寄鏡釵香琴四事因與淑書曰明鏡可以鑑形寶釵可以耀首芳香可以馥身素琴可以娛耳淑答書云旣惠令音兼賜諸物厚顧殷勤出于非望鏡有文采之麗釵有殊異之觀芳香旣珍素琴益好惠異物于鄙陋割所珍以相賜非豐厚之恩孰宥若斯覽鏡執釵情想髣髴操琴詠詩思心成結勅以芳香馥身喻以明鏡覽形此言過矣未獲

我心也昔詩人有飛蓬之感班婕妤有誰榮之嘆素琴之作當須君歸明鏡之鑒當待君還未奉光儀則寶釵不列也未侍帷帳則芳香不發也君子謂徐淑之才世所希見詩云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淑與嘉之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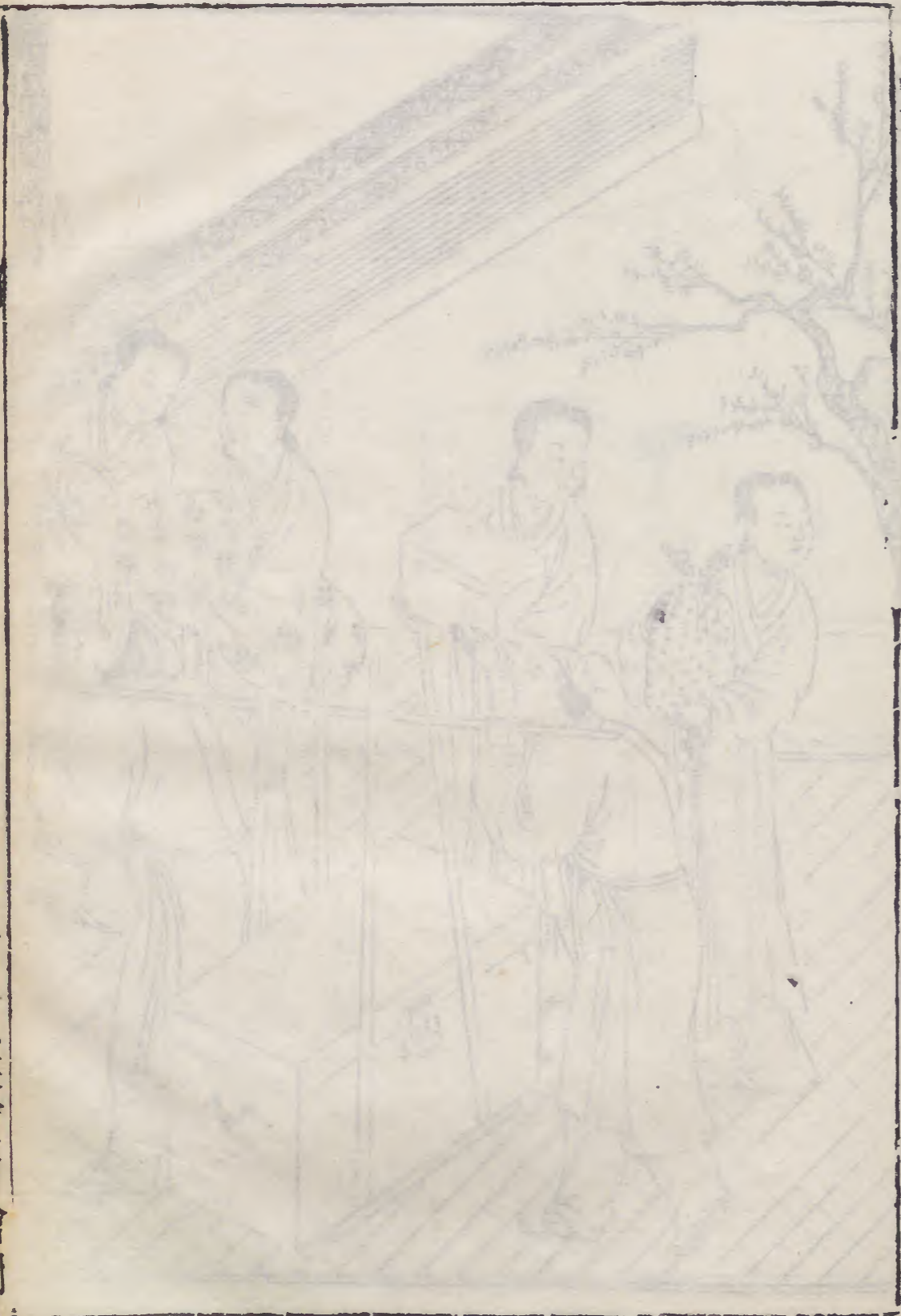
汪 曰徐淑稱才婦而不免以情欲之感介乎容儀以宴私之意形乎動靜其視班婕妤之詩賦猶隔一塵也視曹大家之著述猶退三舍也無關風教徒長淫心若可開文姬道韞之先而不自知其落德曜少君之後矣君子獨取其才然才得於天詎可感奮而能也





龐母趙娥

漢酒泉郡趙氏女名娥龐涓母也父爲同縣人所殺兄  
第三人皆以疾故讐乃喜而自賀以爲莫已報也娥陰  
懷感憤乃潛備刀兵常帷車以候讐家十餘年不能得  
後遇于都亭刺殺之因自詣縣縣長尹嘉義之解印綬  
欲與俱逃娥不肯去曰怨塞身死妾之明分詰罪治獄  
君之常理何敢苟生以枉公法後遇赦得免州郡表其  
閭太常張奐嘉嘆以束帛禮之君子謂趙娥不忘父讐  
不屈公法詩曰無言不讐無德不報趙娥之謂也





夕女傳卷六

鮑宣妻

鮑宣妻桓氏字少君宣嘗就少君父學父奇其清苦故以女妻之裝送資賄甚盛宣不悅謂妻曰少君生富驕習美飾而吾實貧賤不敢當禮妻曰大人以先生脩德守約故使妾侍執巾櫛既奉承君子唯命是從宣笑曰能如是是吾志也妻乃悉歸侍御服飾更著短布裳與宣共挽輿車歸鄉里拜姑禮畢提甕出汲脩行婦道鄉邦稱之

汪 曰此當與孟德曜傳並垂以爲相模閨範然皆事安其常勢值其順所遇之幸者也夫和妻柔夫唱妻隨足以相樂卽不願有他奇節炫當年鑠來禊而婦順已章蓋能卽境鍊心自能以心攝境遇疾風而知勁草固不若相忘於春風和氣中之爲愈矣宣後以明經通顯亦賴妻之助云



吳許升妻

吳許升妻者呂氏之女也字榮升少爲博徒不理操行榮嘗躬勤家業以奉養其姑數勸升脩學每有不善輒流涕進規榮父積忿疾升乃呼榮欲改嫁之榮歎曰命之所遭義無離貳終不肯歸升感激自厲乃尋師遠學遂以成名尋被本州辟命行至壽春道爲盜所殺刺史尹耀捕盜得之榮迎喪於路聞而詣州請甘心讎人耀聽之榮乃手斷其頭以祭升靈後郡遭寇賊賊欲犯之榮踰垣走賊拔刀追之賊曰從我則生不從我則死榮曰義不以身受辱寇虜也遂殺之是日疾風暴雨雷電

晦冥賊惶俱叩頭謝罪乃殯葬之

汪 曰呂榮克盡婦道而知義安命尤非尋常可幾然而命實限之人固無如命何也夫之始既不務學務學成名而遽死於盜不信命之終窮哉夫讎甫報而已又遇凶一念精誠能致風雷之變而卒不能庇其身豈非命哉愚謂呂榮於夫之博不請去而規之就學改嫁之而不從賢於齊之命婦許升激厲向學卒以成名不在晏御下也今天假之年所就宜不止是矣



列女傳卷六

六



列女傳卷六

劉長卿妻

沛劉長卿之妻同郡桓鸞之女也生一男五歲而長卿卒妻防遠嫌疑不肯歸寧兒年十五又夭歿妻慮不免乃豫刑其耳以自誓宗婦相與愍之共謂曰若家殊無他意假令有之猶可因姑姊妹以表其誠何貴義輕身之甚哉對曰昔我先君五更學爲儒宗尊爲帝師五更以來歷代不替男以忠孝顯女以貞順稱詩云無忝爾祖聿修厥德是以豫自刑剪以明我情沛相王吉上奏高行顯其門閭號曰行義桓嫠縣邑有祀必膺焉

汪

曰更以更事稱天子視學必遂養老故設三

老五更羣老之席樂記稱祀三老五更於太學是武王所以教諸侯之弟者自漢明章而始見其文非創置於明章也王吉在宣帝時上疏言得失上以其言迂闊謝病歸琅琊此云沛相蓋其延生而復降秩至此抑別有王吉未可知也班嗣嘗遺書桓譚謂其繫名家之韁鎖伏周孔之軌躅而桓榮方自誇功於稽古少君出桓氏以貞順稱而鮑宣嘗就少君父學則桓氏歷世列於五更男忠孝而女貞順桓嫠欲無忝祖德者或非誣也一嫠行義有號崇焉有祀膺焉嗚呼榮矣





齊太倉女

齊太倉女者漢太倉令淳于公之少女也名緹縈淳于公無男有女五人孝文皇帝時淳于公有罪當刑是時肉刑尚在詔獄繫長安當行會逮公罵其女曰生子不生男緩急非有益緹縈自悲泣而隨其父至長安上書曰妾父爲吏齊中皆稱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也妾願入身爲官婢以贖父罪使得自新書奏天子憐悲其意乃下詔曰蓋聞有虞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爲戮而民不犯何其至治也今法有肉刑五而姦不止其咎

安在非朕德薄而教之不明歟吾甚自媿夫訓道不純而愚民陷焉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爲善而其道母繇朕甚憐之夫刑者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痛而不德也豈稱爲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自是之後鑿顛者髡抽脅者笞刑足者鉗淳于公遂得免焉君子謂緹縈一言發聖主之意可謂得事之宜矣詩云辭之懌矣民之莫矣此之謂也

汪 曰女及日乎閨門之內梱以外弗敢與聞而齊景公時有傷槐女趙簡子時有津吏女皆出身以

救父古今艷稱以謂奇男子莫之及也乃茲於漢得一淳于緹縈焉緹縈不獨免其父竝免肉刑舉當年之天下而受其賜則亦其遇漢文帝之仁也在他人不能得之於男子者而淳于公獨能得之於少女諸姊固有靚顏吾且爲世之男愧之矣



李文姬

東漢李固以梁冀肆惡知不免遣子基茲燹歸鄉里燹年十三姊文姬爲同郡趙伯英妻密謀豫匿託言還京師人不之覺有頃難作州郡收基茲皆死獄中文姬乃告其父門人王成曰君執義先公有古人之節今妾委君以六尺之孤李氏存滅其在君矣成保全之將燹乘江東下入徐州界變姓名爲酒家傭而成賣卜於市各爲異人陰相往來積十餘年梁冀誅乃還鄉里追行喪服姊弟相見悲感旁人桓帝詔求固後得燹焉君子謂文姬能全父後有丈夫風烈詩云我躬不閱皇恤我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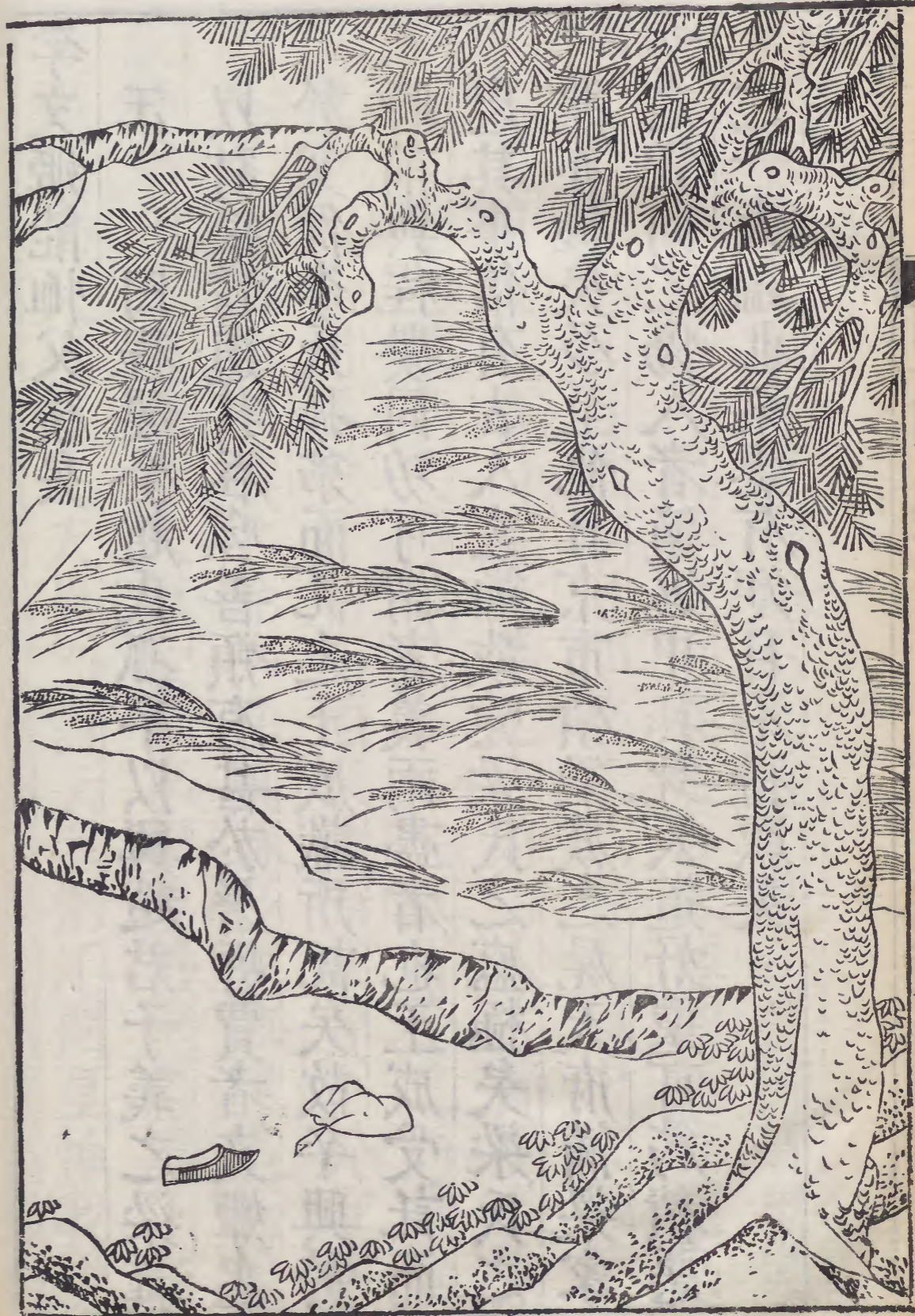
李文姬能恤父後矣

汪 曰程嬰全趙氏孤卒以興趙君子義之梁冀以豺狼當道其吞噬善類有甚於屠斫賈者文姬忠於父保李氏孤弟而託之王成識所託矣故卒興於時前與程嬰同功可謂孝義兩盡者也王成受託而忠其事信有古人之節哉噫梁氏之盛極矣梁氏之惡亦極矣乃至他日京市積梁族之屍天府滿梁家之貨向之傷人者適返中其身天道好還可爲積惡之一大鑑也梁嬖有知目不得瞑矣



川女傳卷六

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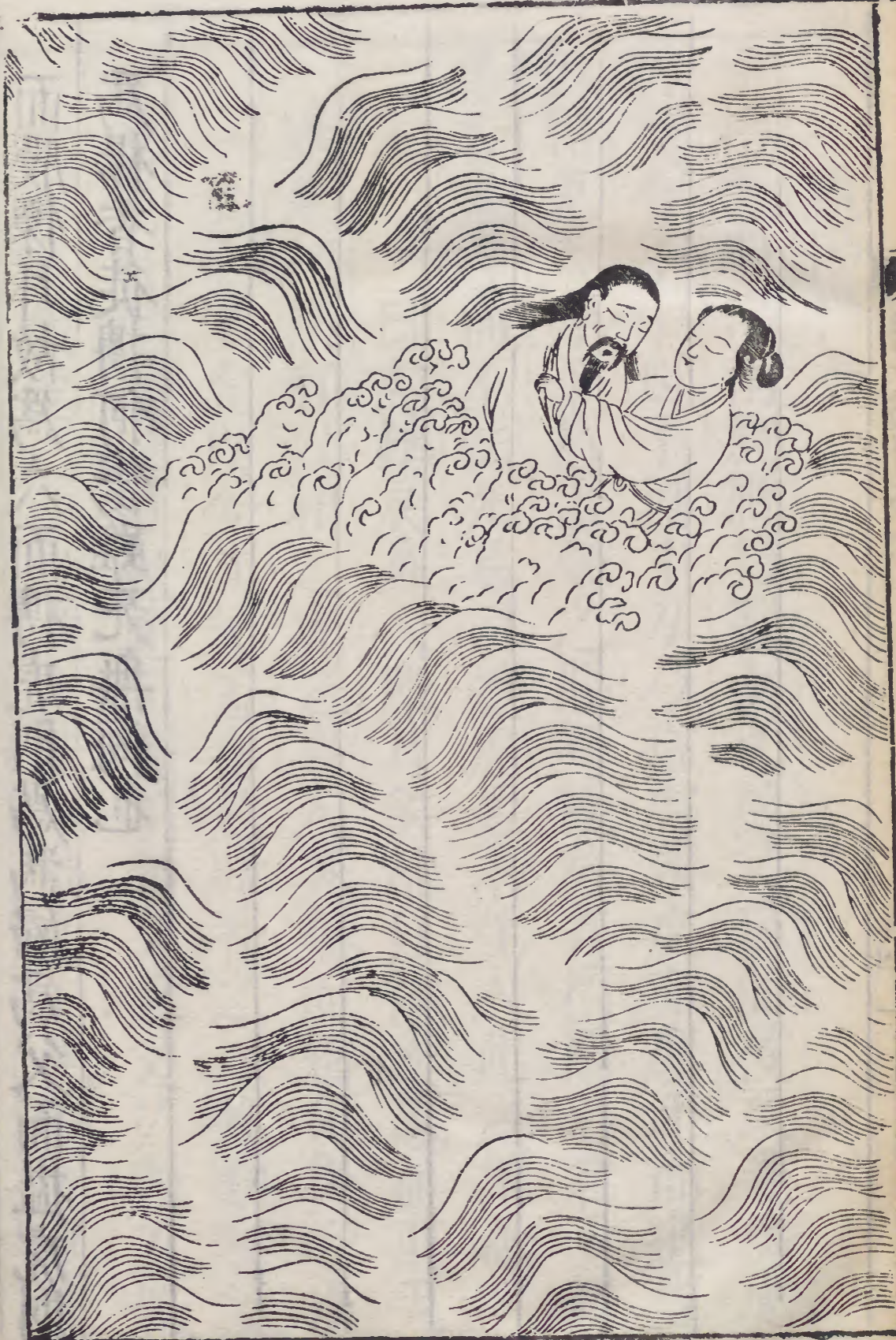
川女傳卷六

順陽楊香

漢楊香順陽南鄉縣楊豐女也隨父田間穫粟豐爲虎所曳香年十四手無寸刃乃搯虎頸虎亦靡牙而逝豐因得免太守平昌孟肇之賜資穀旌其門閭焉君子謂楊香盡孝而不怯死易曰履虎尾不啞人此之謂也

汪 曰虎雖戾蟲人雖其餌能以誠孝感通則天地鬼神默有以相之虎之與人異類而媚矣楊香以一女子搯虎以全其父蓋當是時香之心惟知有父不知有虎故以石視虎而奮不願身免父於難不然彼非有伏虎之能勅虎之法不談虎而色變則見虎

而股慄耳故爲人而搏虎則爲馮婦爲父而搯虎則爲楊香徒搏何傷雖死無悔也



叔先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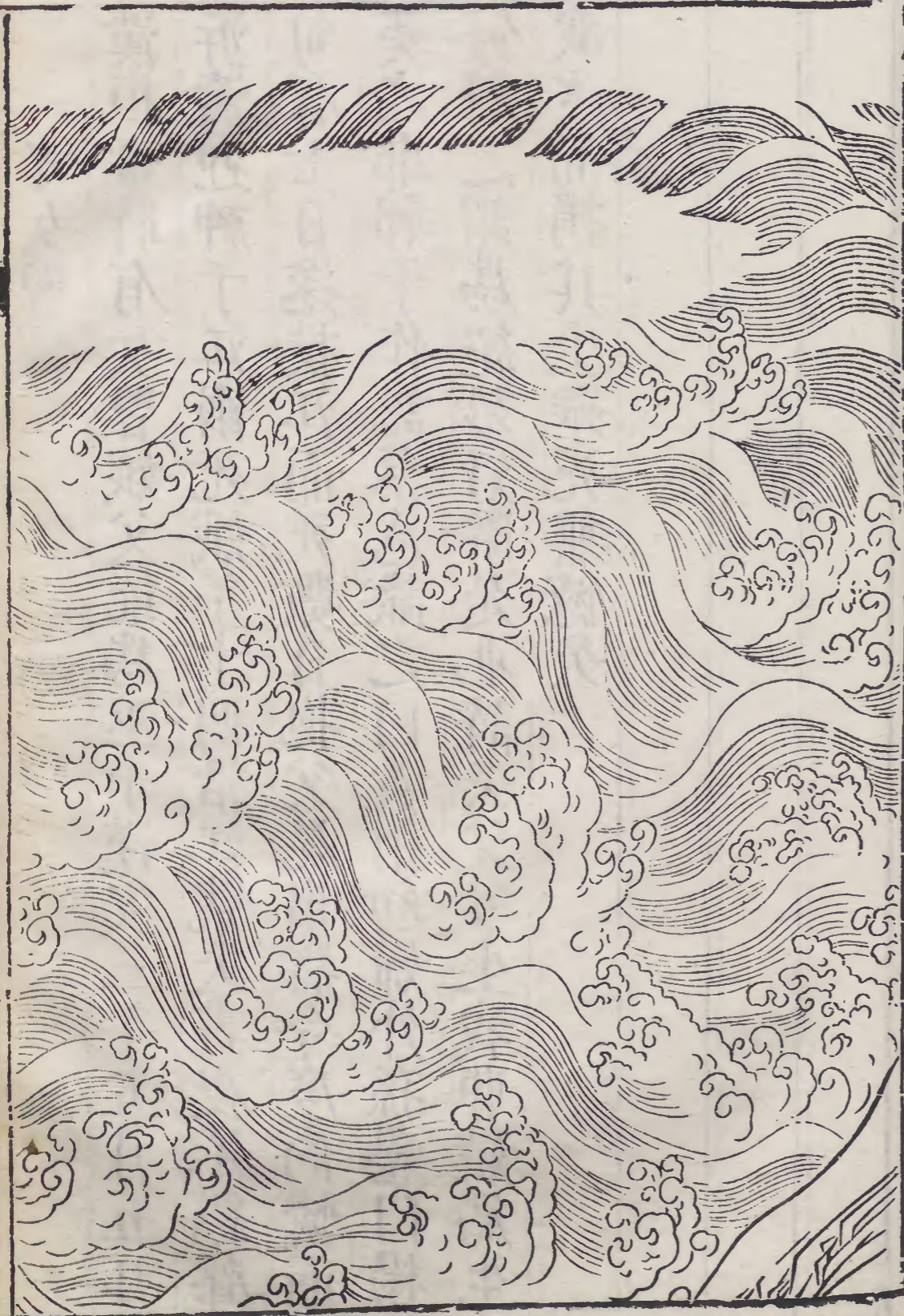
漢叔先泥和犍爲人順帝永建初泥和爲縣功曹縣長遣其拜謁太守乘舡墮水死屍不可得其女雄晝夜號泣欲自沉所生一男一女俱幼各作一囊盛珠繫兒數爲永訣之詞言欲赴水求其父家人防之百餘日稍懈雄乘小舡于父溺處慟哭遂自投水是夕雄弟賢夢雄來告曰後六日當與父屍同出至期候之果與父屍相持浮于江上郡縣表言爲雄立碑圖其像焉君子謂叔先雄篤於愛父故有誠孝之感書云至誠感神此之謂也

汪 曰婦有三從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

叔先雄已嫁矣嫁則此身爲夫有矣安得以從夫之身而復從父之死不忍於父獨忍於夫乎獨忍於男

女乎父有子何不如雄之以身求父而豈求多於出適之女惟其痛父之切故不暇顧其身必欲父屍之得而後已彼叔先賢者身爲父後乃聽父屍之得與不得於其女兄幽明之間愧此良姊矣獨謂泥和水死已百餘日能保不爲魚鯨食乎又六日而猶得與雄屍同出則或其孝感所致未可知也





川女傳卷六

十七



川女傳卷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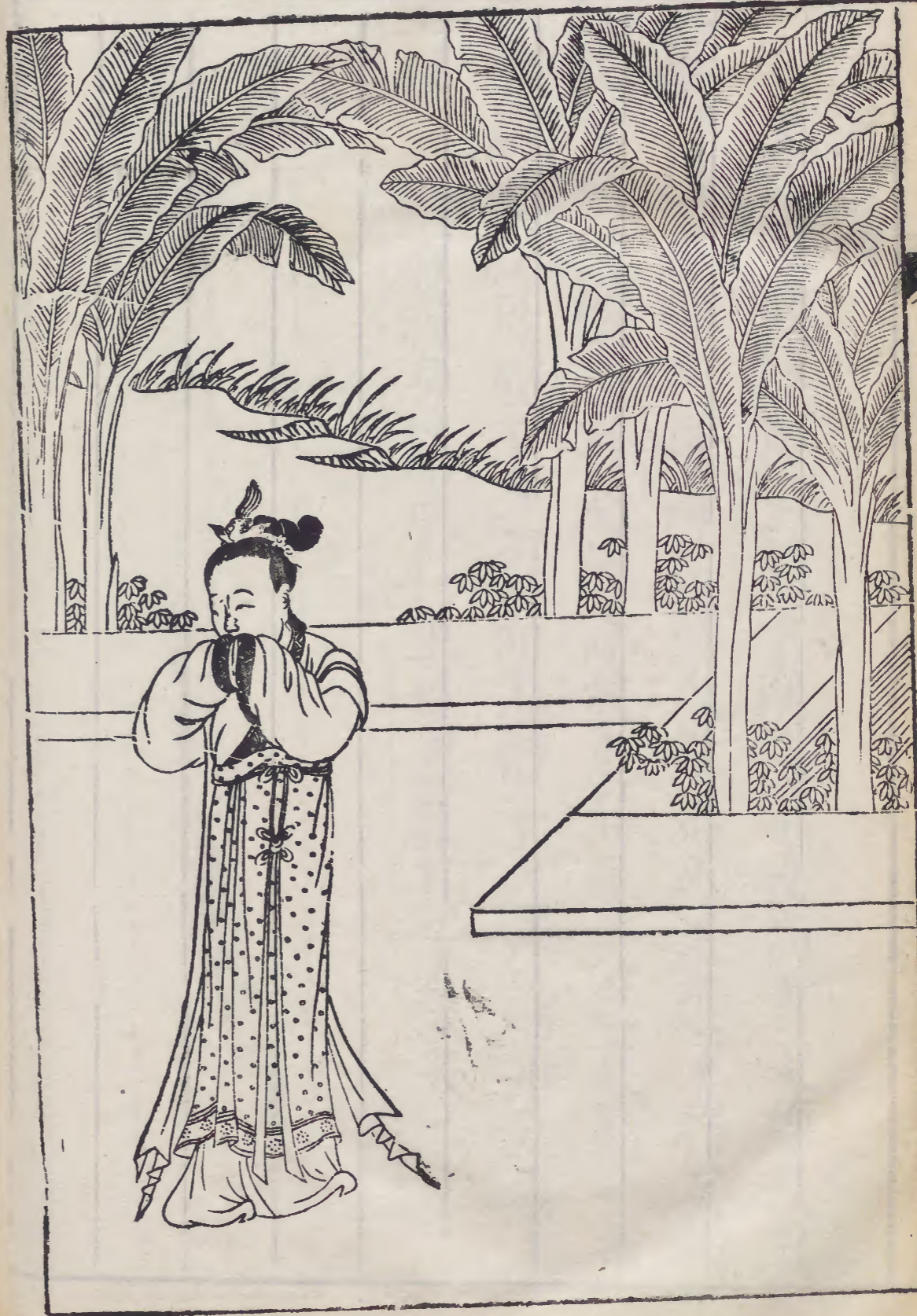
孝女曹娥

漢桓帝時有女曹娥父能爲巫于漢安三年五月五日  
泝濤迎神于江溺死娥年十四沿江號哭晝夜不絕聲  
旬有七日遂投江而死數日抱父屍出縣令度尚憐而  
葬之邯鄲子作記蔡邕識之曰黃絹幼婦外孫壘曰楊  
修解之謂爲絕妙好辭是也詩云父兮生我曹娥爲生  
我者而捐其生雖死無憾矣



王經母

三國魏司馬昭弑其主髦于南闕下收尚書王經及其家屬付獄經謝其母母笑曰人誰不死正恐不得其所以此并命何憾之有及就誅故吏向雄哭之哀動一市君子謂王經母成子之名而不惜子之死論語云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王母之教其子幾矣



燕段后

晉時燕王慕容垂先段后生子令寶後段后生子朗鑒諸姬子亦多賢寶初爲太子時有美稱已而怠荒中外失望後段后語垂曰今國步多艱太子非濟世之才也遼西高陽陛下賢子宜擇一人付以大業趙王姦詐彊復必爲國患垂曰汝欲使我爲晉獻乎段氏泣而退告其妹范陽王妃曰太子不才天下所知主上乃以吾爲驪姬何其苦哉太子必喪社稷范陽王有非常器度若燕祚未盡其在王乎寶立使段氏早自殺段氏曰不難逼殺其母况能守先業乎吾豈愛死但念國亡不久耳

遂自殺果如所言君子謂段氏信而見疑忠而爲僂大學云人莫知其子之惡此之謂也



涼楊后

晉安帝時涼呂超弑其君纂而立其兄隆爲天王纂后  
楊氏將出宮超恐挾其珍寶命索之后曰尔兄弟不義  
手足相屠我旦夕死人安用寶爲超又問玉璽何在后  
曰已毀之矣后有美色超將納之謂其父楊桓曰后若  
自殺禍及卿宗桓以告后后曰大人賣女與氏以圖富  
貴一之謂甚其可再乎遂自殺桓奔河西君子謂楊氏  
能全其節論語云雖之夷狄不可棄也其楊氏之節乎





張夫人

秦王符堅決意伐晉群臣諫不聽所幸張夫人諫曰天地之生萬物聖王之治天下皆因其自然而順之故功無不成黃帝服牛乘馬因其性也禹濬九川障九澤因其勢也后稷播殖百穀因其時也湯武率天下而攻桀紂因其心也今朝廷皆言晉不可伐陛下獨決意行之妾不知何所因也自秋冬以來鷄夜鳴犬哀嗥廐馬多驚武庫兵器自動皆非出師之祥也堅曰軍旅之事非婦人所當預遂大舉伐晉爲謝玄所敗僅以單騎走免謂張夫人曰吾今復何面目治天下乎潛然流涕其後

姚萇幽堅于別室遣人縊殺之張夫人亦自殺君子謂張夫人以忠諫而不從太甲云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川下傳次郎

二七七



川下傳次郎

劉琨母

晉劉琨素奢豪喜聲色徐閏以音律得幸驕恣干政護軍令狐盛數以爲言琨收盛殺之琨母曰汝不能駕御豪傑以恢遠略而專除勝已禍必及我盛子泥奔漢具言虛寔漢主聰遣將寇并州以泥爲鄉導琨聞之東出收兵于常山漢將乘虛襲晉陽琨還救不及帥數十騎奔常山父母見殺君子謂劉琨母能有先見詩云得人者興失人者崩劉琨失人故卒如母言也



列女傳卷六

二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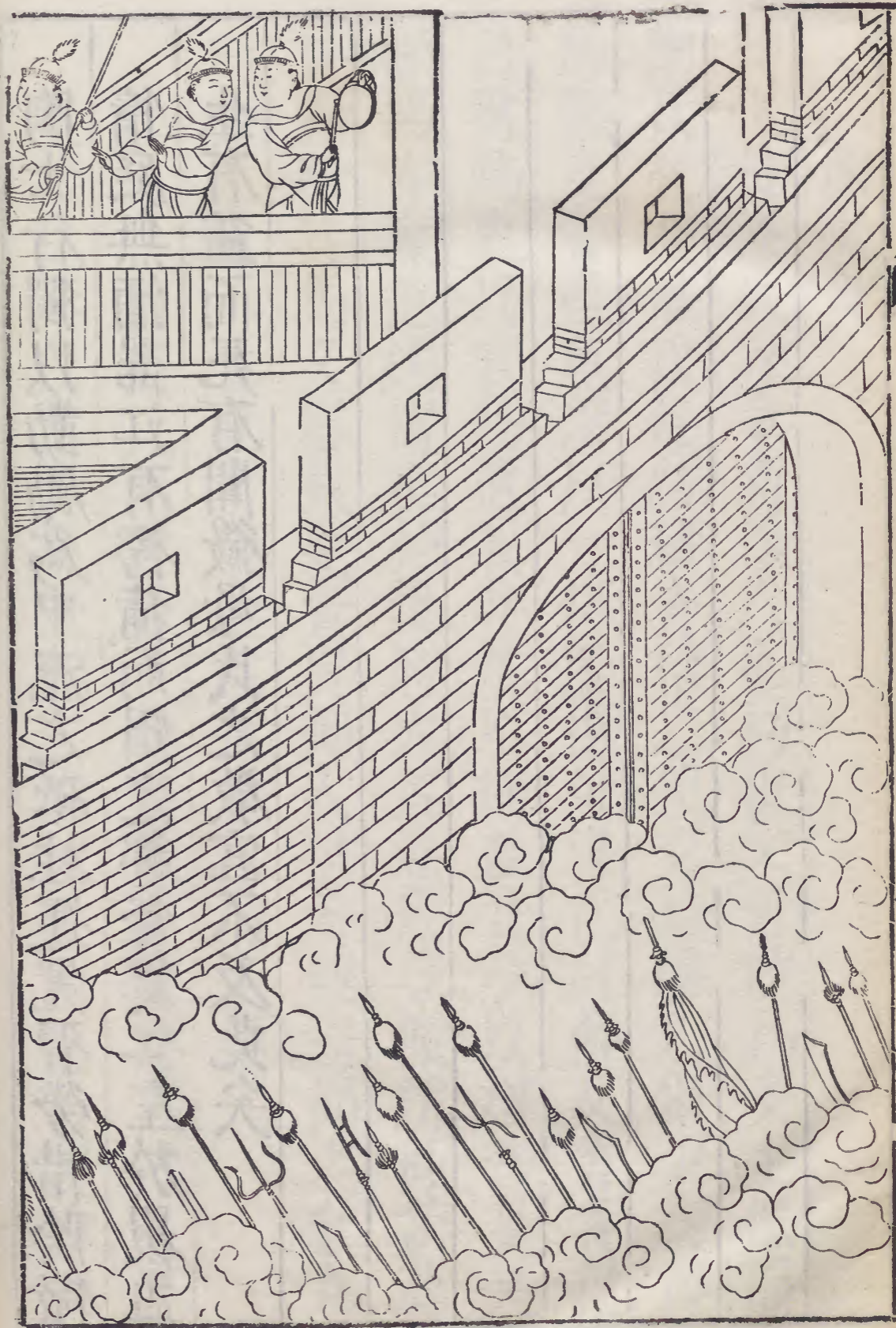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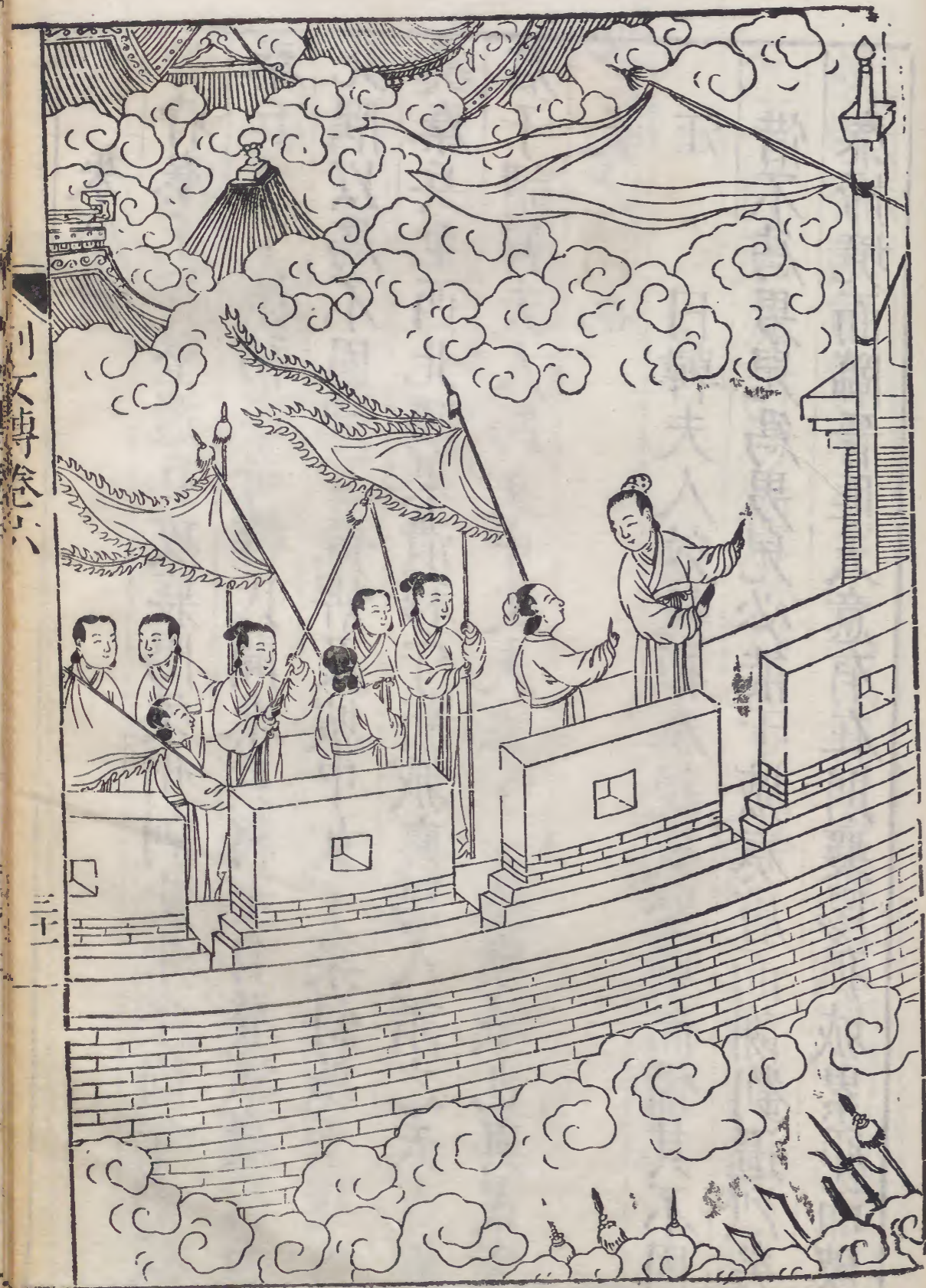
列女傳卷六

陶侃母

陶侃母湛氏豫章新淦人也初侃父丹娉爲妾生侃而陶氏貧賤湛氏每紡績資給之使交結勝已侃少爲潯陽縣吏嘗監魚梁以一坭鮓遺母湛氏封鮓及書責侃曰爾爲吏以官物遺我非唯不能益吾乃以增吾憂矣鄱陽孝廉范逵寓宿於侃時大雪湛氏乃撤所卧薪薦自剉給其馬又密截髮賣與鄰人供肴饌逵聞之歎息曰非此母不生此子後逵薦侃竟以功名顯

汪 曰湛氏封鮓責子截髮款賓可謂能母矣晉室諸臣率以富貴風流相矜尚波之所蕩曷覩津涯

陶士行獨以勤勵爲中流之砥柱運甓習勞惜陰傲惰庭無酒器江有樗蒲而州之都督莫江左於覆盂生有益而死有聞微母氏之教宜不及此矣



朱序母

晉時秦王苻堅遣兵攻襄陽梁州刺史朱序固守中城秦兵攻中城初序母韓氏聞秦兵將至自登城履行西北隅以爲不固帥百餘婢及城中女丁築斜城于其內及秦兵至西北隅果潰移守新城襄陽人謂之夫人城君子謂韓夫人爲女中文夫孟子云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此之謂也

注 曰韓夫人效死拒秦親視堅瑕而備其不固惜不爲男兒爲男兒必能干城奏膚而謝劉遜烈矣秦掃境而臨晉匪天意有在則襄陽孤城累卵而破

也螳斧詎能當車乎序也不得於城守而得於陣後之一呼凱旋論功猶當以序爲最





列女傳卷六

梁緯妻

梁緯妻辛氏隴西狄道人也緯爲散騎常侍西都陷沒  
爲劉曜所害辛氏有殊色曜將妻之辛氏據地大哭仰  
謂曜曰妾聞烈女不再醮妾夫已死理無獨全且婦人  
再辱明公亦安用哉乞卽就死下事舅姑遂號哭不止  
曜曰貞女也任之乃自縊而死曜以禮葬之



虞潭母

虞潭母孫氏吳郡富春人孫權族孫女也初適潭父忠恭順貞和甚有婦德及忠亡遺孤藐爾孫氏雖少誓不改節躬自撫養劬勞備至性聰敏識鑒過人潭始自幼童便訓以忠義故得聲望克洽爲朝廷所稱永嘉末潭爲南康太守值杜弢構逆率衆討之孫氏勉潭以必死之義俱傾其資產以餽戰士潭遂克捷蘇峻作亂潭時守吳興又假節征峻孫氏戒之曰吾聞忠臣出孝子之門汝當捨生勿以我老爲慮也仍盡發其家僮令隨潭助戰貿其所服環珮以爲軍資于時會稽內史王舒遣

子允之爲督護孫氏又謂潭令以子楚爲督護與允之合勢其憂國之誠如此拜武昌侯太夫人加金章紫綬潭立養堂於家王導以下皆就拜謁咸和末卒年九十五成帝遣使吊祭謚曰定夫人





夏侯令女

晉曹爽從弟文叔妻譙郡夏侯文寧之女名令女文叔早死服闋自以其年少無子恐家必嫁已乃斷髮爲信其後家果欲嫁之令女聞卽以刀截兩耳居止常依爽及爽被誅曹氏盡死令女叔父上書與曹氏絕婚強迎令女歸時文寧爲梁相憐其少執義又曹氏無遺類冀其意沮乃微使人諷之令女歎且泣祥許之家以爲信防之少懈令女竊入室以刀斷鼻蒙被而臥其母呼與語不應發被視之血流滿床席視者莫不酸鼻或謂之曰人生在世如輕塵栖弱草耳何苦乃尔且夫家夷滅已盡守此欲誰爲哉令女曰聞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曹氏全盛之時尚欲保終况今衰亡何忍棄之禽獸之行吾豈爲乎

汪

曰操父本夏侯氏子乞養於曹當曹氏之盛

也而文寧輒與之昏及曹氏之衰也遂又上書與絕昏不亦禽獸之心乎令女弗爲而文寧爲之亦足羞也令女之節金石謝堅自刎自刎聽者詎不矜憐乃晉室竟不聞有褒賞之命其奚以風臣民豈猶疾其執節於曹而暴國惡乎滅人之宗必欲使無噍類慘極矣天生司馬以報曹乃司馬之子孫詎能永世不

